

大石河的水, 上庄坨的风

——秦皇岛煤校琐忆

□ 郝先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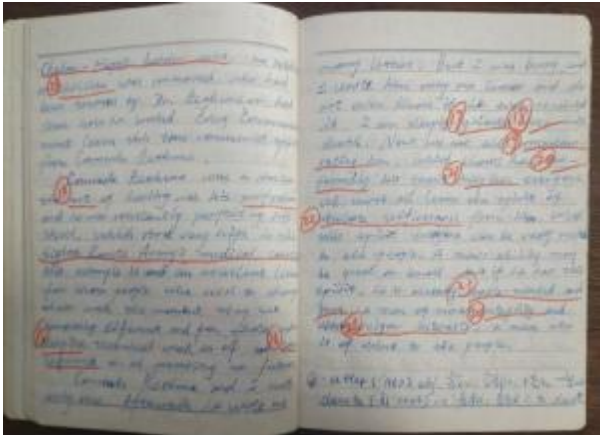
(接 229 期)

第二学期的采煤概论课由班主任李子安老师兼主讲老师。李老师当年 45 岁上下。面目慈善, 性不喜张, 一切都稳着来, 给全班同学一种“泰山崩于前, 我亦不慌不躁”的感觉。

微机应用的计算机课由韩耀军老师讲授。主要是 DEBASE 计算机设计语言学习。当时学习的机型是 DIS-130 小型机。凡进计算机房的人, 都要加上鞋套。这门课的期末考试, 是要求每个学生用所学的计算机语言, 编制一个程序, 打印出来一张韩老师下发的某煤矿某年某月生产计划统计表。

哲学课老师是颜健先生。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我特爱听他的课。他每每提到“大同社会”的概念, 这曾一度引导我课后研究过这个词的起源, 还有模有样地思考过人类社会的未来。他是任课老师队伍中最年长的一位, 50 岁左右, 脸色红润, 精神矍铄, 双目炯炯, 讲开了课, 就很少再低下头去翻看他的备课讲义。一切“竹节”全在胸。他凭借渊博经纶, 悄然驯服了还自认命运不公、还“自傲清高”、还“活在自我小世界里”的我。颜健先生让我在这所中专学校里, 目睹到了大师学者的风范, 接受到了深阔的哲学启蒙。

赵建萍老师教过我们第一学期的英语。



(1985 年, 笔者边上秦皇岛煤校计统专业课边寻找材料自学英语。图为笔者当年笔记。)

读中学时, 我手中有一本薄冰主编的《英语语法》, 这本书从头到尾, 我像精读课本一样, 通读了好几回。来到秦皇岛煤校, 理所当然地, 我偏爱上英语课。赵建萍老师发现了我对英语的喜爱, 她屡次鼓励我加大业余英语的学习。在她的鼓励下, 我每学期都安排出来一部分时间, 自学完了两个版本的大学非英语专业的英语教材。毕业后, 在我一边工作一边自学英语的过程中, 赵建萍老师又在前后几年长的时间里, 给了精神孤立的我以持续的鼓励和学习教材等方面的具体支持。白塔岭新校才开始使用后, 基础课还在老校区进行。赵老师天天要坐班车往返于市区与上庄坨两地。她也开始了英语专业的升级考试。我们师生二人, 孜孜矻矻, 都跋涉在各自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道路上。

通过赵老师, 我看到了诞生于上庄坨煤校的师生情谊, 飞越秦皇岛煤校的校墙后得以延续数年的传奇。

政治经济学课, 由王留芳老师教我们班。他同时还身兼计统 841 班班主任。他的老家是河南省, 大学毕业后分配来秦皇岛煤校当老师。这门课, 包括有大量的定义概念和数学计算, 对之我很感兴趣。王留芳老师讲得深入浅出。



(1984-1986 年间, 秦皇岛煤校教室内掀盖式带倾斜面的学生学习课桌。)

统计学原理这一门专业主课由范学勤老师讲授。统计学与数学是一对孪生姊妹学问。没有好的数学基础, 要深入研究统计学这门学问, 很难。两者的交集处是抽样样本的概率论。

体育课由陈连起老师任教。他的背略有些驼。夏天上他的课, 一是田径项目, 二是游泳池学习游泳。冬天的体育课, 一是打篮球, 二是去大石河上面, 穿上带着冰刀的速滑鞋, 学习滑冰。

说到游泳课, 我必须说一下山西的田继锋同学。在浅水区, 他将身子和头一下子全浸没水里, 双臂叭叭啦啦就是一阵子轮击水面, 过了约摸有半分钟, 急慌地在水里复起上半身, 立稳, 用手一抹脸, 吐一口嘴里的水, 睁眼一看, 妈呀, 一点水没往前游动, 还在原地啊。再来, 如是这番反复……我们几个同学在旁边哈哈大笑田继锋他这只“旱鸭子”。后来, 田继锋同学也学会了游泳, 毕业考试 50 米游泳, 他也及格了。体育课上还有一个记忆, 是男生跳鞍马, 不是横向跳, 是要纵向跳。陈连起老师在给我们打气, 鼓励大家按照技术指导, 大胆地尝试。因为太高太长, 好多同学没有鼓起再来再尝试的信心。犹豫了一下后, 我举手, 大声说: “我来!” 接着, 我退后十多米远, 闭目, 气沉丹田, 睁眼, 集中浑身力量凝于脚板上, 在触到木肋跳板的刹那, 我飞身一跃, 倾侧向鞍马, 两手一倒腾手, 身体从鞍马顶端凭借飞行惯性“移”来鞍马的末端, 嗖, 一下子, 我跳下了鞍马, 稳稳落地! 前后不到一分钟。身后传来陈连起老师和同学们的吆喝声和鼓掌声。

滑冰, 对于全体同学几乎都是头一次接触, 学会了后真是乐在其中, 以至于借了滑冰鞋后都不想归还回去, 一得空, 就跑到校外的大石河上, 在厚厚的冰面上迎风起舞。

1986 年 7 月毕业季, 同学们都纷纷告别离校了, 我等书信里事先约好时间来秦的、济南的张学友和魏连莹二位高中同学, 他们暑期里要去东北佳木斯和哈尔滨自费考察, 我便晚走了几日, 这也导致我成为了当年最后一个离开煤校的毕业生。我先陪两位高中老同学去北戴河玩了一天, 晚上, 住在白塔岭新校区的招待房间里。当时, 我从上庄坨煤校办公室办理了一张证明信, 写明三人入住一晚。而在前台出面接待我们三人的, 正是背略显驼点儿的陈连起老师。他是我毕业离校前, 见过的最后一位任课老师。次日, 临走前, 我特意来到接待处, 与陈连起老师互道珍重与祝愿, 我向陈老师鞠了个躬后, 与他握手告别了。



(图中这条路是秦皇岛煤校男女学生们每天往返教室和宿舍的必经之路。是毕业生们离校时最后走过的路。)

教我们语文课的讲师是王庆璋老师。

从中学起, 我就喜欢上作文课。上这种课的心境是自我绽放, 上其他课的心境则绝然地不同, 只是一味地接纳与理智。

我的作文, 记得有两回被王庆璋老师肯定过。一次, 是在第一学期, 作文题目我忘了, 作文的末了, 我写道: “……我知道了我的未来, 是可以再从头来创造的。秦皇岛煤校只是我人生的一角战场。眼光放远, 我相信在我未来的人生路上, 还会有更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 等待着我去经历, 去写, 去记。”

王老师说评说这篇作文结尾写得好, 有味道, 是 24 号, 郝先树同学写的。

还有一次期末语文考试, 其中的作文题目叫《笔》, 是说明文。我曾在图书阅览室专门查阅过关于笔的文章。结果, 这次期末考试我得了全班作文最高分。这让我看到了课外泛读的必要性。从此, 我一有了时间, 便会跑进学校的图书阅览室浏览。

我们的书法课也是王老师负责讲授。在写字方面, 王老师告诫过我, 不会走就跑, 是不行的, 写字得有耐心。毕业后, 好多同学更是成为了毛笔书法的爱好者。

王老师当年还是《秦皇岛日报》的通讯员。他写过关于煤校后山树林里候鸟变化与当地气候变化的比较关系的文章。在那个年代, 他关注着环境, 着实令我佩服。

在学校阅览室南侧, 是一间小阶梯教室。在这里, 我们听过王庆璋老师几次公开演讲。他出口, 总是妙语成章。

比如, 他说: “男人多爱抽烟, 好不好? 让我说, 抽烟伤肺。不抽烟呢, 伤心。是个男人, 你就自己掂量着办。” 再比如, 他说: “说我们平时的穿着, 从中山装‘进化’到了西服, 在解放了脖子后, 又给脖子捆上了一条锁链。这叫什么解放? 又给我们的脖子带来何样的自由?” 他说到“锁链”时, 用手一扯他脖子上的领带。听众大笑。

“独立苍茫醉不归。日暮天寒, 归去来兮。探梅踏雪几何时。今我来思, 杨柳依依。白石冈头曲岸西。一片闲愁, 芳草萋萋。多情山鸟不须啼。桃李无言, 下自成蹊。” 在这里, 我把这首南宋辛弃疾写的赠叶衡的词《一剪梅·游蒋山呈叶丞相》, 赠送给所有教过与未教过我们的煤校老师们。

1985 年暑假, 我留在学校, 起居都在计统 842 班的教室里。这期间, 我读了好多文学作品。那时候, 我记的日记, 用中文, 也用蹩脚的英语。毕业后, 写工作日记这一习惯, 竟然伴随了我四十年。

上庄坨学习生活开启后, 我喜欢上了独处。独处时段里, 我心头也是一个问题摆着一个问题。比如:

礼拜天或周六下午, 我会蜷居在图书馆一角, 捧一本刊物, 读上半天。经常围绕着一句吸引住我的话, 思付得忘记了时间。在这里, 我读过《中国的大趋势》《中国青年 China Youth》《青年文摘》《青年时代》《黄金时代》《环球》《法律与生活》《自学》《中等数学》《数学通报》等。

在午间阳光下, 我常常一个人行在大石河边, 琢磨一河床鹅卵石的履历。想每个人是不是也得像这些鹅卵石一样, 一生得滚过多少坎坷和痛苦, 才会磨得圆润滑若斯。

每天下晚自习前, 我要写下当天的日记, 甚得每天思想介于幼稚与成熟间徘徊变迁之可爱模样儿。日记里我是一个真实的自己。

不时地, 我会窜进学校后山的树林中, 仗树闭目, 独享一树林的鸟鸣清脆, 心融自然, 如入无人之境。

独处的表现, 除了上煤矿计划统计专业规定的全部课程, 每天都挤出时间, 涉猎大学英语教材。

还有, 登古长城, 爬响山之巅, 与护林人夜话……我怀揣着一个像是天问一样的大小成堆的问题, 慢步行走或者奔跑于我个人独处时的思想荒野上, 开心与苦闷兼得, 臧否迭进, 乐不思蜀。

5. 半壁店的秋晨

1985 年暮秋里的一个礼拜天。

早晨六点。

我醒来, 悄然起床, 穿衣, 轻带上门, 步出宿舍。身后的七个室友, 龚旭阳, 刘盟(原名大斗), 田继锋, 李子玺, 王金良, 丁杰, 王秀斌(可惜他毕业工作十几年后, 英年早逝。他曾经

于 2007 年左右来山东潍坊往山西大同贩鱼, 我开车拉他一行三人跑到山东诸城水产品批发市场。后话另说之), 还沉浸在梦中。

校园里, 于这时辰, 除了几起鸟声, 人影无几, 一切都似在表达任我信意漫步之意。

不一会儿, 走到学校后勤处, 于一片松林里, 几个老师正在晨练火遍全国的太极拳。我们计统 842 班的班主任高启老师也在其中。缓缓音乐里, 他们起身, 抱球, 下蹲, 马步, 推手, 转身。他瞅见了, 示我以微笑, 旋即招手喊我去和他一起临模太极拳。我双手抱拳, 笑着拒绝了。

高老师熟练他的拳, 我则踱走我的路。我走在一个人各相宜的秋晨里。

顺了校园主路两侧直高的松树向南, 我径直走出了学校大门。左拐, 向东, 迈过了校东墙外的小铁路, 过了那座不长的小石头桥, 沿那条南北方向的秦(市)青(龙)公路, 我一个人往北头步而去。

秦(市)青(龙)公路中央是沥青路, 两边是土路, 总宽有十米左右。往南, 它通抵秦皇岛市区。往北, 它一头扎进燕山支脉的深怀。在一个礼拜天, 我曾和同喜远足的王国善同学一起往北边更远处走走, 所遇见的村庄长得都像上庄坨村一样。各家的门楼盖得都要高出鹤卵石头的院墙一大截。这一地区的农村里, 我没看见有寺庙抑或宗祠, 而各村村民依旧淳朴厚道。村地都不算多, 也沾不上肥沃的边儿, 这里属山区地, 故也不得见一马平川的豪迈广阔。我却是很感慨这一方水土养活了这一方人了。人地和谐, 即能解决人的生存问题, 地里长石头的环境也不可怕。

我琢磨着, 走着。不觉间, 来到了一块陡立的大石壁面前。我驻足观看, 又上前抚摸这块巨大石壁的一角。棕褐色的高耸的如斧削般的石壁上, 有三个描红的石刻大字: 半壁店。这是上庄坨村北边的一个邻居小村。



(2025 年位于秦皇岛市抚宁区上庄坨村的秦皇岛煤校旧址和半壁店村的谷歌地图。)

陡立的石壁北侧, 是一漫的大土坡。我躬身登上了大土坡后, 一大片开阔的庄稼地一下子呈现在眼前。地里只剩了玉米秸秆, 玉米的麦穗, 已经被村民收获归仓了。一层薄薄的秋霜, 弄白了枯萎的秸秆上边的叶子。眼前这一地的秸秆, 如一个个毫无生机的人, 东倒西歪, 木然地杵在那儿, 不知道自己的明天是啥在哪儿的感觉。这满世界的各个角落, 都有各个角落的具体问题, 具体的疑惑。半壁店的这块空下来的、不热闹的、村人没干利索农活儿的土地, 也是有问题的。

站在这高坡上西看, 隔了弯曲的秦(市)青(龙)公路与笔直的秦(市)石(岭)小铁路, 卧着的, 便是我们秦皇岛煤校的校园了。除我外, 还有谁站在这里, 远看过我们的校园么? 尽收眼底, 一目了然, 全局在胸……等等这样的词语, 只要你人站到这里, 它们都会主动地从你心里接连蹦出来, 堆满一地。

披了一身霜衣的我们的煤校校园呢, 静寂中慵懒着, 不语里蠕动着, 像一个才要醒来的睡人。田野里秋晨的寒凉, 令我打了个寒战。我想起昨天收到老家父母寄给我的过冬衣物和一小袋子花生。子寒父母知, 岂论什么万山重阻呢。这便是人间亲情之在呢。

该添加衣服的 1985 年的冬天, 就要来到了。

看罢四周的状况, 我决计按原路返回去。回程中, 有几只小鸟打我头顶上方叽喳地飞过。鸟儿们掠过的天空里, 看不见一丝它们曾经飞过的旧痕。这像不像是我们人类的生活呀。我们每个人在这大地上生活了一辈子, 留下了什么样的可寻查痕迹呢?

校园里打太极拳的老师们都已经散去, 没有了起舞的身影与徐缓的音乐。他们的晨练收了官。树上的鸟儿已醒来, 啾啾喳喳叽叽, 它们的交响乐, 在树林枝杈间酝酿诞生着。

我轻轻推开宿舍的门。屋内, 室友们都已睡醒正酣。

昨晚, 他们玩牌快到了凌晨一点钟。睡梦中的他们, 不知道我已订得一个脚步半壁店的秋晨。

6. 来一快问快答又如何

现在, 让我们做一个快问快答的游戏吧。由在阅读这篇煤校琐忆拙文的你, 说出计统 842 班任何一位同学的姓名, 看我, 你的老同学, 马上能关联回忆起来的是什么。

好吧?

好, 我准备好了, 你开始报同学们的姓名吧。

你说: 龚旭阳。

我答: 附和。牙白。脸不是很白。有涵养。朴素。微胖。第二任班长兼体育委员。舍友。石家庄人。毕业后, 一直未得见。入学后曾见过其慈祥母亲。早年有信件。1997-1999 年间, 从山西沁源县一月一往返山东坊子, 每回经过石家庄, 我就会想起他。乒乓、排、篮球好。

(下同, 但为了阅读方便, 省略掉“你说”“我答”这四个反复重复的字。)

下边, 咱们接着来。你接着报同学们的姓名来吧。

王金良: 常笑着说话。脸上有酒窝。在校外桥头饭店蒙我人生第一次喝酒的同学。舍友。同桌。会打太极拳。曾经的月光下的武友。在兖州一起坐倒腾。去过他家, 在兖州六和公司路旁边。数学课代表。兖州人。入学时见过其魁梧父亲。

去过他工作的洗煤厂。认识刘明班他的中学同学在坊子煤矿机电科。电联正常。篮球好。



(1984 宿舍舍友合影。后排左起王金良、李子玺、刘盟、龚旭阳; 前排左起丁杰、王秀斌、田继锋、郝先树)

王秀斌: 他姥爷从小教他练习武术。身柔机敏。走路带点外八字, 好左右晃荡。曾经的月光下的武友。舍友。山西繁峙人。我帮助他从小山东诸城贩海鱼至大同。住过潍坊坊子附近酒店, 边吃晚饭边与我下手切磋武术, 吓了服务员一大跳。很遗憾他过早地走了。安息! 秀斌兄弟!

田继锋: 美男。钢笔字好。声音磁性, 稍带沙哑。舍友。爱唱歌。号召同学们二十年后相会在长城的同学。富激情。心持大爱。向豪爽。山西晋城人。说当地话好说叠字, 如火火, 炕炕, 饭饭啥的。网上交流频繁。入学时见过其慈祥父亲。大孝子。摄影与文学爱好者。乒乓球好。

刘大斗: 新潮。改名盟。穿过一套奶白色西服, 全校唯一。举办嗝瓜子比赛, 获奖, 曾记得一个同学前门牙嗝瓜子嗝坏了, 与我说得不偿失。舍友。山西味儿的普通话重。一说方言于我便是外语。山西晋城人。毕业后曾几次电话过。脸白。走路时晃肩膀。乒乓球好。

丁杰: 朴实。个子不高。闲临着门口。舍友。一脸真诚。父亲是校长。张家口人。我的兄弟。毕业后失联, 至今无音。兄弟, 你现在在哪儿?

李子玺: 宿舍门边拉小提琴。字写得极好。个子高。脸不算很黑。牙特白。文艺修养高。谦虚不躁。舍友。辽宁营口人。疑问: 高考前啥时学会拉小提琴的? 太棒了, 这是真功夫。辽东半岛好兄长。盘锦晤面多次。去过他办公室多回。说话语调中速。电话频繁。乒乓、排球好。

王洪波: 字超好。身体略显单薄。留小胡子。中分头。东北口音。辽宁抚顺人。一起玩球。毕业后失联。乒乓、排、篮球好。

纪延庆: 峻的脸卷的发。校服套在他身上, 哈哈太大。班体育委员。山东宁阳人。在兖州、泰安、潍坊见过面。女儿在潍坊上学的学校我代他去。时打电话“骚扰”我。爱种树。乒乓、排、篮球好。

赵敏: 长跑耐力比我还差哈, 体育课上最勇敢长跑的同学。戴眼镜。脸白。发型美。厚唇。字好。山西轩岗人。毕业后失联至今。

张延祺: 字好。性稳。思深。赠我相册。细心。学跳舞。帅哥俊男。班学习委员。山东汶上人。要好兄长和要好同学, 属“男闺蜜”。网上交流多且频。泰安、济宁均晤过面。电联正常。

彭业廷: 脸宽。背头。国字脸。第一次也是第一个让我尝到肥城“巨桃”的同学。字特好。第一任班长。班上心智成熟早的同学之一。热情。做事有章法。稳健。认真。山东肥城人。兄在北京 CCTV 军事频道。肥城、泰安、潍坊几次晤面。电联正常。乒乓、排、篮球好。

孟范义: 个高。毕业前与我谈过对调分配单位, 我没允, 他很伤感。同游山海关、孟姜女庙。山东沂城人。后知其回村了。甚为之遗憾。江北水寒鸭先知, 煤矿关停先自地方煤矿开始的。

臧圣俭: 诗人。啊大海, 里边全都是水啊! 这是他说的。最具文才与诗心的同学。富激情。最青春。留校。再分至兖州。山东兖州人。兖州、泰安相聚多次。

刘生权: 水来土掩, 兵来将挡。我一直这样从容与逍遥。乐天派王子。辽宁阜新新人。毕业后失联。乒乓、排球好。

吕传锋: 方脸。细心。认真。有两颗大前门牙, 我记得。学习成绩好。女嫁传锋同学者, 几辈子修来的福! 山西祁县人。毕业后无联系。早年走到昔阳, 想起传锋君, 可无联系方式。唉! 排、篮球好。

史占庭: 真东北爷儿们。干脆。字好。话不多。篮球打得好。下水游泳, 像条鱼。辽宁北票人。我曾与李子玺、占庭三兄弟齐聚盘锦, 我喝吐了, 子玺喝哭了, 他不吐也不哭, 光笑。乒乓、排、篮球好。

李兴岱: 高个。脸有酒窝。随时都合拉出来当个搞笑救场的演员。自带喜感。山东金乡人。曾在肥城矿务局、泰安二地晤面。曾经的月光下的武友。腿长胳膊长的家伙。乒乓、排、篮球好。

覃春富: 离家乡最远的同学, 单程要走七天?! 浓眉大眼。说话慢。个高。肤白。立志要上大学(很愿, 与我雷同)。哇, 敢吃蛇肉哇, 吓死人, 病菌不钻进脑袋去?! 广西象州人。我帮其于北京采购教材。考出了研究生。后得鼻癌。后情不详。毕业后未得晤面。失联至今。乒乓、排、篮球好。

姜万德: 帅哥。爽朗。敢爱的人。和我老家诸由观镇离得最近的烟台老乡。体育五项全能超棒。给班集体挣分最多的同学。山东蓬莱人。毕业后失联多年。2022 年我找公安朋友“网上搜到”, 得入计统 842 班同学群。毕业后至今未得机晤面。电话过多次。乒乓、排、篮球好。

扬曼: 歌曲唱得好且多。男中音。敢爱的人。字体独特。聪明。功课门门优。湖北洪湖人。前几年湖北水灾时单独网聊过。视频中见他如我一样发大福了。乒乓、排、篮球好。

(未完待续)